

(台 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霍
海
江
湖

上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24

宦海江湖 ①

（台湾）独孤红 著

今夜，月色黯淡。

这座小山，跟附近这座巨大的方城一样，整个儿的浸沉在黯淡的月色里。

看上去似有薄雾，迷蒙一片，而且那么寂静，寂静得像死了一样。

山的最高处，坐落着几座画栋雕梁的阁楼、金黄色的瓦，朱红色的栏杆，在这种黯淡、迷蒙的月色下看，只觉得它美得像神仙居处。

几座阁楼的前面，是一片十丈见方的平地，一条白玉似的石板路直通尽头，紧挨着上下山的百余级石阶。

就在这座石板路的尽头，矗立着一座宏伟高大的青石牌坊，四根合围石柱，上雕戏珠盘龙，栩栩如生。

牌坊顶的横额，擘窠大字四个，由于太高，看不清那是四个什么字，但一眼就能觉出，那四个字龙飞凤舞，笔力千钧。

也就在这座青石牌坊下，背着几座楼阁，面对山下，静

静地站着一个人。

这个人，颀长身材，一袭白衣，黯淡的月色下看，特别显眼。

他挺立着，一动不动，要不是夜风吹动他的衣袂，简直就会把他当着一尊鬼斧神工的石像。

他，背向阁楼，看不见他的脸，但他那颀长、挺拔的背影，已是那么卓绝、那么不凡。

不过，认他那背影里隐隐透出来的阴森、冷肃、煞气，却又令人不寒而栗，几乎不敢多看一眼。

这么一个月夜，这么一座小山，这么一个超拔不凡而又怕人的人，就这么静静的站着，一动不动——

他在于什么，欣赏此地的夜色？俯览山下那座古老、巨大的城池？还是

突然，一声轻微异响，划破这份能隐隐窒息的死寂。

牌坊后，那几座楼阁中最中间的一座，两扇门大开，从黑暗的门里，飘出四团碗口大的灯光，出了楼，看清楚了，那是四名黑衣人各提一盏纱灯，一边各二，整齐迈步，不疾不徐。

在这四名提灯黑衣人的中间，是一名红衣人，藉着四盏纱灯跟夜空黯淡夜色看，年纪在四十上下，白面无须，长眉

细眼，脸上一点表情没有，森冷逼人。

这四外一中五个人一共履看似不徐不断，但转眼工夫已走完十余丈的石板路，来到牌坊之后，五个人像约好了似的，一起停住。

红衣人的一双细目，望向背面而立的白衣人，目光比他的脸色还冷三分，他冷然开口，一字一句，不带丝毫感情：“约见你的人到了。”

白衣人像没听见，不但没回声，甚至连动也没动一下。

红衣人的话声提高了些，却仍然不带一点感情：“约你的人到了。”

只听白衣人汗口发话，话声比红衣人更冷，更不带感情，听进耳朵里，能让人发稍上竖，头皮发麻：“我不聋不哑，但是你不配。”

红衣人一双细目之中闪起冷芒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你听见了，而且一字字听得清楚。”

“你没回身，没看见我，怎么知道——”

“我不用回身，不用看，你自己知道。”

“那么——”

“你连跟我说话都不配，闭上你的嘴，退回去换你的丰子。”

红衣人脸色倏变，细目中冷芒暴闪，陡然扬起了手。

他是扬起了手，也没见白衣人动一动，池扬起的手却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扬势一顿，身形倏颤，一只手立时无力下垂。

他像看见了鬼，惊得脸色大变，细目中暴闪的冷芒，变成了骇然神色，电光石火般疾退三尺。

白衣人冰冷发话：“我说过你不配，连跟我说话都不配，你配跟我动手？不是看在渊源份上，你那只手已经废了。”

红衣人惊骇的目光转变成冷怒，一张脸白里泛青，冰冷一句：“我再试试。”

话落，他就要动。

适逢，从那两扇门大开的漆黑楼阁中，传出一声低低沉喝：“后站。”

喝声不大，但却带着无比的慑人之威，红衣人如奉纶旨，脸色一肃，立即收势低头，躬身后退，就连那四个提灯黑衣人，也一起恭谨的躬下身去。

那座楼阁，从大开的两扇门里，一前二后，缓步走出三个人来。

后头两个，是衣着型式、颜色跟红衣人相同的两个红衣老人，年纪都在五旬以上，两张脸同样的瘦削，同样的不带

一点表情，森冷逼人。

前头那个，是个身材颀长的黄衣人，戴一顶大帽，恰好遮住了黯淡的月色跟四盏纱灯，整张脸遮在宽大的帽沿明影里，虽然看不见他的面目，但任何人都能感觉出，有一种慑人的威仪跟逼人的阴鸷之气，从那帽沿阴影里透射而出，再加上他雍容华贵的气势，跟龙行虎步稳健的步履，简直不敢令人看他第二眼。

他，带着两个红衣老人，在四名黑衣人之间停步。

有片刻的静默，似乎在打量白衣人，旋即，他微点头，轻笑出声：“他们的禀报不差，我也没有找错你，你跟我，是有不少相同的地方。”

只听白衣人道：“我也感觉出来了，而且感觉得相当清晰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我是气味相投了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似乎可以这么说，至少我没有白来这一趟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那就好，现在，你是不是可以往过身来了？”

白衣人没答腔，但他缓缓转过了身，在场的人终于看见了他的脸，都看得心头一震，差点脱口惊叫。

好怕人的一张脸，眉特长，目特细，脸色苍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，还透着阵阵的森冷，简直像僵尸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连黄衣人都为之震动，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人，很快的恢复了平静：“我看到的，想来不是你的真面目？”

白衣人森冷道：“这头一次相见，你也不愿让我看见你的脸么？”

其他的人，此时骤然而醒，走过了神，两名红衣老人同时霹雳大喝：“大胆，还不上前跪拜！”

喝声震天慑人，能让人血气翻腾，耳鼓嗡嗡作响。

无如，白衣人却像没听见。

黄衣人微抬起了手，“他可以例？”

两名红衣老人躬下了身，没吭一声。

黄衣人垂下了手：“你是唯一的例外，也是唯一见着我又不该见我的人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是你要见我，不是我要见你，而且，你说的，对我来说，也是一样的。”

黄衣人该惊怒，但是他没有，反倒笑了：“你是头一个，也是唯一跟我这样说话的人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也是头一个能让我说这么多话的人。”

“你知道那份渊源，冲那份渊源，你不该对我有一份敬畏。”

“我知道那份渊源，但是真要说起来，那份渊源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入了土，随草木同朽了，所以，我知道那份渊源，但可以不必承认，也不必对任何人有任何敬畏。”

黄衣人沉默了一下，微微点头：“你这些话，不能说没道理——算了，我本不打算求什么，就跟我可以从你父母的音容，大概知道你的真面目长得什么样，所以不必非让你除去面具的道理一样。”

白衣人震动了一下，道：“我的父母……我正要问你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来见你的主要原因，你怎么知道我？怎么知道世上有我这么个人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因为当年我是个冷眼旁观者，而且看得一清二楚。”

“你或许知道当年的事，但是你不可能知道我母亲太难未死，更不可能知道这世上多一个我？”

“事实上我约你来见了，是不是？”

白衣人目光一凝，细目中精芒顿现，还待再问。

黄衣人道：“我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我为什么约你来见，是不是？难道你不急于知道？”

白衣人细目中精芒敛去，深深的看了黄衣人两眼：“我在听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很简单，我要用你，我要你为我效力——”

“不可能，我不会为任何人敌力。”

“我这个人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，从当年，到如今，曾经有多少不可能为我所用的人，都先后为我效力，而且死心塌地——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有所需。有所求，他们需要的是荣华富贵，而我——”

黄衣人截了口：“你需求的是你认来没有见过的父亲。”

白衣人一怔，“我的父亲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难道你最大的需求不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父亲？”

白衣人细目中精芒顿现，而且暴射：“我母亲告诉我，我没有父亲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人谁没有父母，没有父母哪来的你我？当然，你现在已经知道了，那是儿时，你母亲骗你的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在我长大以后，我母亲告诉我，我父亲已死了多年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你母亲仍然在骗你，事实上你父亲并没死，

到现在仍监禁之中。”

“连我母亲都骗我，我怎么能相信你？”

“你母亲骗你，不能怪她，她有她的难处，而我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，应该相信我不会骗你。”

白衣人目中精芒敛去，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你要我为你效力，只是让我见我父亲一面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当然不止，我绝对可以做主，免去你父亲的罪，释放他出来，而且，你要什么，我给什么，不过，我相信你并不急于接你父亲出去，也并不急于父子团圆，因为你必须隐瞒你的母亲，对不对？”

白衣人未正面答复，反问道：“你能让我知道，我母亲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还有父亲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我知道原因，但我不能告诉你，这件事的真相，你最好从你父母任何一位的口中获知，而不要去问别的任何人。”

白衣人又沉默了。

只听黄衣人道：“我认为你我气味相投，你也应该清晰的感觉出来，将来我想做的事，也一定正是你想做的，我要你去做，也一定是你愿意做的。这种气味相投，甚至心息相通的人与事，在这个世上并不多见，上天注定我该用你，

也注定你应该为我效力，而且，我可以保证，这件事，只有你跟我眼前这几个人知道，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”

白衣人细目中森冷厉芒忽闪：“我仍然觉得，知道的人太多了些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那么你可以把他减到最少，我没有异议。”

黄衣人话落，白衣人身躯忽闪，只一闪动，他又停住了，似乎根本没有离开过他所站立的地方。

而，红衣人、两名红衣老人。四名提灯的黑衣人，却都已经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。

四盏纱灯，掉在地上燃烧了起来。

黄衣人帽沿阴影下阴鸷之气大盛，笑了：“我没有找错你，我真没有找错你。”

他俯身伸手，从红衣人腰间摸出个几寸高的小白瓷瓶，捏开瓶塞，在每一具尸体力西了些粉状物。

然后收起瓶子道：“用不了多久，这儿只剩几摊黄水，纵不阴干，明天也会被晒干，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放心了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一点都不痛惜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是我让你做的，是不是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我当真是气味相投，当真是上天注定我该为你效力？”

· 黄衣人一笑，道：“那是逆天行事，不祥，对不对？”白衣人道：“能不能先让我看看我的父亲，哪怕只是一眼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他转身向着中间那座楼行了过去。

白衣人看了看黄衣人的背影，迈步跟了过去。

地上的四盏纱灯燃烧完了，光亮为之一暗，夜风过处，也把灰烬吹散了——



小楼里，有一间密室，里头有一个人，孤灯一盏。

人，是个清癯老人，看上去五十上下年纪，长眉凤目，想得见，年轻时必是一位俊逸不凡的人物。

他，正在灯下看书，神色平静、安详，但平静安详的神色中，却带着几分落寞。

密室里，除了灯光暗一点之外，应有尽有，相当舒适。黄衣人、白衣人并肩站在密室外一扇雕花的窗户前，窗上没有糊窗户纸，却嵌着一面镜子。

黄衣人跟白衣人竟然是从镜子里看密室中的老人。

只听白衣人道：“他就是我父亲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他不像个会武的人。”

“他文武双全，尤擅诗词，圣祖时，他统领京效铁卫，显赫一时，很了不得、很了不得的人物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没想到我有这么一位父亲——”

话锋忽转：“他真是我父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骨肉至亲，父子天性，你多看看他，再自问心里有什么感受？”

白衣人凝目直望，不言不动。

黄衣人则望着白衣人。

片刻过后，白衣人突然点了头：“我相信，他确是我的父亲。”

黄衣人笑了，是微笑：“我现在就交代你去做一件事，这件事不但是你乐于做的，而且是你必须做的——”

白衣人一双目光仍盯在那上面镜子上，没反应、没答理，像没听见。

“你不问问是什么事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白衣人目光仍盯着镜子。

黄衣人道：“替你母亲报仇、雪恨。”

白衣人神情猛震，霍然转脸！

黄衣人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，有一份狡黠、一份得意。还有一份阴鸷。

白衣人目闪冷芒，冰冷道：“对我，你似乎知道得不少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说穿了不值一义钱，也是因为你没有用脑筋，你想，圣祖年间的事，我从头到尾看了个一清二楚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令堂背负着一身的仇恨。”

“你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不少，但那都不关什么紧要——”“你以为我母亲恨的是谁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姓李的，李家的人。”

白衣人深深的看了黄衣人一眼、目光之阴鸷，较之黄衣人毫不逊色：“我母亲的确恨李家人，她老人家也时刻记挂着这份仇恨，我也马上要为她老人家报这个仇，雪这个恨，但是，似乎用不着你来交代。”

黄衣人道，“不，我也恨李家的人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为你效力，不管你让我干什么，我都会为你去做，所以你为什么也恨李家人，我不想知道、也不愿问，但是你可知道我母亲为什么痛恨李家人？”

黄衣人微一笑道：“令堂没告诉你的事，自然我也不便

说，相信你也不会强我所难，不过有一天令堂一定会让你明白的，其实——”

话锋微顿，接着又道：“我是一个跟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人，就算沾那么一点，也是远得很，跟你的关系，绝不及令堂跟你来得亲密。对我这么一个人，你都能只听不问，对令堂，她还没有告诉你的，你又何必现在就想知道？”

“那么你怎会找上我？”

“因为以你一身前所未有的所学，是当今世上唯一能对付李家人的人。”

“你那么有把握？”

“你一向都很自负，不该有此一问，是不？”

“似乎，你也了解我的一身所学？”

黄衣人微一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一身所学前所未有，对我自己的渊博，我一向也颇自负，但我说不出你那一身所学的渊源，不过我敢说，你不是有位很神秘。从不为人所知的名师，就是有传扬出去足以震惊天下的奇遇。”

“似乎，你会武，对江湖事，知道的也不少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或许连这一点你母亲也没告诉你，有清口代，皇族、宗室，人人必须会武，尤其是皇子，武术更是必修。而皇族、宗室里，阿哥、格格也好，贝

勒、贝子也好，虽然身在宦海，但都是半个江湖人，所以从顺治以迄于今，宦海江湖，很难有个分野，尤其是在皇族、宗室之中。”

白衣人深深看了黄衣人一眼，猛吸一口气：“你答应我最后一问，我父亲——”

黄衣人截口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保证让他一直像现在一样受到优待，一直像现在一样日子过得很舒服，直到你给我把事办成，你母亲愿意承认他是你的父亲时，我再把他交给你，让你们一家团圆，重聚天伦。”

白衣人一点头，“好！”

灯光微闪，“好”声未落，人已经不见了，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了，鬼魅也似的，只留下一股令人寒栗的阴森冷意。

黄衣人似乎觉出于这股阴森冷意，他并没有寒栗，只两眼之中，阴鸷奇光连闪，薄薄的唇边，泛起了一丝令人寒栗的笑意。



喜峰口外。

烈日当空，黄尘蔽天。